

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

陈方 著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

陈 方 著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第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

/陈方著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5

ISBN 7-5609-1525-6

I. 超…

II. 陈…

III. 科学哲学-夏皮尔-美国-评述

IV. N02

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

陈方著

责任编辑:李少白 佟文珍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照排室排版

江汉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58 000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609-1525-6/N·14

定价:11.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达德利·夏皮尔(1928~)系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在科学哲学界,由于他提出了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坚持科学合理性的哲学理论和目标,使之享有广泛的影响。本书旨在系统地阐述和分析夏皮尔哲学的理论、目标和方法,考察和讨论夏皮尔哲学的主要特征和学术地位,力图对夏皮尔哲学作出比较完整、恰当的说明和评论。

全书采用边述边评的方法,共分为五个部分:导言;夏皮尔哲学的基本概念(第一、二章);夏皮尔哲学的基本理论(第三、四章);夏皮尔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第五、六章);最后,作者提出和分析了夏皮尔哲学的体系结构,并对夏皮尔哲学的成就和局限性给予总的评估。本书脉络清晰,观点明确,文字简明,资料新近,是目前国内评介夏皮尔哲学的一部最全面、系统和详尽的论著。

序 言

夏皮尔是当代美国一位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新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他曾指出,哲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试图解释寻求知识的过程。从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看,对这个传统的回答,有两个极端,这就是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夏皮尔从哲学、哲学史、自然科学和科学史出发,批判了这两者的片面性,同时吸收了两者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哲学体系和方法论原则,这是他对科学哲学的贡献。

目前国内哲学界对夏皮尔科学哲学的研究尚不多,本书着重从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个侧面评述他的哲学观点,这项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围绕着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这条主线,相当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夏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作者首先考察了夏皮尔的“域”和“背景信息”这两个基本范畴,其次考察了“内在化”机制和“理由推理链”这两个核心论题;再次考察了他的科学实在论和自然主义方法论,最后作出了总结性的评估。在这几部分的评述中,作者抓住夏皮尔哲学的本质特征,在“超越”两个字上做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阐明夏皮尔为何扬弃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可违背性”原则和历史主义的“不可通约性”原则,力图走一条中间的、不具片面性的哲学道路。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材料丰富。夏皮尔是武汉大学的荣誉教授,作者利用

夏皮尔来华讲学的机会,收集了一些国内科学哲学界尚未见到的夏皮尔的新作,包括尚未发表的数万字论文。这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夏皮尔科学哲学的基本条件,正是在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作者能够首次在国内对夏皮尔哲学进行系统的研究。

其次,作者对材料的分析比较细致,评价比较中肯。例如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域”概念的哲学意蕴,对“背景信息”概念与“范式”概念进行了比较。对于夏皮尔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作者认为它是历史的、具体的,既避免陷入预设主义,也避免陷入相对主义,但这种合理性是狭隘的合理性,它只涉及科学认识主体,而不涉及社会认识主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夏皮尔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作者分析了这种认识论与传统认识论的区别,肯定了夏皮尔关于哲学不能独立于科学、科学研究对于哲学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以及应该把科学探索实践及其成果作为解决科学哲学问题的最高仲裁者等观点,同时也指出夏皮尔把科学实践看作唯一的实践,忽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非科学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这是夏皮尔的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所在。

再次,全书层次分明,结构合理,逻辑性强。作者把夏皮尔数十篇论文和两本专著的内容重构为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哲学目标、两个基本范畴、两个基本论题、温和的科学实在论立场和自然主义方法论,并以其哲学目标为主线,逐层展开对夏皮尔科学哲学的阐述和分析,在每一章中,述与评紧密结合,最后一部分给出总评估,全书显示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

最后,本书有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前,国内对于夏皮尔科学哲学的评述有一个基调,即,认为夏皮尔是在逻辑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不偏不倚地走中间道路,有的甚至认为夏皮尔科学哲学是西方科学哲学界辩证法的代表,而对于夏皮尔哲学的不足很少评价。本书的作者根据比较深入的分析,得出了新的结

论：夏皮尔的科学内在化模式是发展的却是封闭的，他所坚持的科学合理性是变化的却是狭隘的；他的哲学目标并不是位于逻辑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而是试图超越两者；夏皮尔为此所做的努力表明，他只是在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意义上超越了相对主义，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的意义上超越了预设主义，而不能同时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最后，在看到夏皮尔科学哲学的贡献时，也要看到他的局限性，如夏皮尔对外在论的一概排斥，对语言分析方法的完全否定，对不可通约性问题的简单化做法等。

书中的有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另外，就考察一个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哲学而言，应该对他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必要的研究，这些是本书的主要的不足之处。

邱仁宗

1997年1月16日

导 言

20 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哲学先后出现了两个明显不同的主要流派:逻辑主义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继历史主义学派之后,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哲学家们或多或少以赞同或反对、维护发展或修改拒斥这两大学派的某些观点的方式,与这两大学派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以此阐发自己的科学哲学观。不同的哲学家按自己的兴趣以不同的批判眼光、从不同的角度就两大学派的某些观点、方法提出问题,构筑种种科学哲学理论,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先前哲学家不能解决的困难和矛盾。夏皮尔哲学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达德利·夏皮尔(Dudley Shapere)是一位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科学哲学家。1928 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哈林根城,1949 年在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1957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7 年至 1960 年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1960 年至 1972 年任芝加哥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72 年至 1975 年任伊利诺大学教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规划主任”;1975 年起任马里兰大学教授,兼任《科学哲学》杂志编委等职。夏皮尔哲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对两大学派的相互对立的主要观点和方法采取“扬弃”的态度。他把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观点概括为预设主义(Presuppositionism)或不可违背性论点(Inviolability thesis),把与之相对立的历史主义的某些观点称之为相对主义(Relativism);在对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既批判又保留的过程中,他独树一帜地为科学描绘了一幅因内在化机制而具有合理性的动态发展图景;他以自然主义的方法建立了科学理观,并试图以此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一、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关于理解、说明科学或一般知识的问题,哲学史上历来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方法: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

预设主义不是指承认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有预设的观点(众所周知无论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都需要预设、需要以预设条件),预设主义是指那种认为预设是必然的、不随实际研究成果变化的观点,即坚持预设的不可违背性原则的观点。就这种意义而言,从柏拉图、康德、早期维特根斯坦到逻辑经验主义者,都可以被称为预设主义者。他们都采用了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在寻求知识的事业中有某种预设的或基本的或必然的东西,它们或者被科学地预设,或者在科学研究中被发现而设定,而一经设定就不再随新知识的获得而被修正或拒斥;并且,这种东西还被假设为构成科学知识的确定的特点和特性。预设主义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本体论上的预设主义,即认为存在着某些关于这个世界状态的断言,这些断言是经验研究的前提和预设,不因经验研究的任何成果而变化。例如自然界的齐一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y of nature),即自然界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自然界的简单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simplicity of nature),即自然界最终是简单的;自然界的统一原理(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nature),即自然界有可能以一种统一的理论来理解;J. M. 凯恩斯的有限独立异种原理(principle of limited Independent Variety),即自然界仅有有限数目的不同种类事物,还有康德的有自在之物存在的断言。其二,方法上的预设主义,即科学研究中有某种预设的、基本的、不可修正和抛弃的科学方法,如果应用了这种科学方法,我们就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而一旦发现了这种方法,它便具有永恒的性质,不会

被我们应用这种方法可能获得的任何信念所修正或改变；并且这种方法正是科学有别于其它知识的特征和界限所在。其三，认识论上的预设主义，认为存在着某些用于说明或解释知识和科学的哲学概念，它们与依据新知识或新信念所进行的修改无关。例如，康德认为，如果没有他所说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以及“思维形式”或“范畴”（其中包括每事必有因的思想和实体），则知识就不能存在，寻求知识就无从谈起。这些直观形式和范畴，不仅是知识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而且无论我们在经验中获得什么新的发现或知识，都不能修改或抛弃它们。^①

与西方哲学史上的预设主义一脉相承，逻辑经验主义无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均把先于科学研究的种种预设看成是不随科学发展而改变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设定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据此拒斥形而上学，规定自己以逻辑方式重建科学理性的科学哲学目标。他们认为科学是理性的、客观的，科学合理性要求科学活动符合经验证实原则和具有逻辑特征，否则就是非理性的或不合理的。科学理性作为一般标准高于科学，并且恒定不变；他们预设了一些用来谈论科学的“元科学”概念，如“证据”、“观察”、“理论”、“解释”、“确证”等，这些元科学概念所具有的意义与不断增长着的科学的特定内容完全无关，然而却构成了把什么称之为证据、观察、理论、解释等等的标志，不仅如此，一旦理解了其中每一个元科学概念，并把它们放在一起，那么，就已经对什么是科学下了定义。如果去做不合这些定义的事就是做不属于研究科学的事，而只要是从事科学事

^① D.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xix

业就不能违背这些定义。^①因此,夏皮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预设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正是由于他们的预设主义观点,无形中把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推向其对立面,如他们主张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科学具有合理性,这本是无可非议的结论,但他们对客观性和普遍性作一成不变的解释,认为科学合理性与科学发展无关,这就为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留下了活动的地盘,而使自身陷入了困境。

相对主义是与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主张相对立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认为知识(或/和真理)是相对于时间、空间、文化、时代、概念框架、个人所受的训练以及信念而言的,以至于知识依赖于这些变化的东西的价值。按照这个观点,知识或真理在这种意义上是相对的,由于不同的文化、社会接受不同的知识背景原则和不同的知识评价标准,所以在可选的标准中就不存在中性的选择方式。相对主义源于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把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描述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我所看到的世界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世界,你所看到的世界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世界”。^②对普罗塔哥拉来说,判断真理、知识的最高标准或尺度是个体的人,他的观点是感官知觉上的相对主义,这是相对主义的最初形式,是相对主义的特殊形式。简单地讲,相对主义的基本主张是,真理和知识命题(主张)的合理辩护相对于用于评价这些命题的标准,而标准是任意的。当代

① D.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409

② F.N. 裴吉尔主编. 世界哲学宝库. 世界哲学宝库编委会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136

相对主义产生于哲学背景变化中,它本身也是哲学相对主义发生相当广泛变化的结果。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支持知识社会学中强纲领的观点;各种不同的可以被集合在新实用主义旗帜下的论点(如罗蒂、古德曼和普特南等人的某些观点)等等。当代相对主义的变体使相对主义原则更生动,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赞同相对主义的哲学家试图发展相对主义使其免于规范批评主义者的批评。而不赞同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则以传统和现代的方式坚决反对它。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相对主义(本书主要指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某些观点)是当代相对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可违背性原则过程中走极端的结果。历史主义者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标准,认为科学发现中存在着大量非逻辑的、因而是非理性的因素,如直觉等,认为没有不变的理性标准,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指出理性标准如何变化,而且表现出相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标准而言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费耶阿本德直接宣扬非理性的观点,对科学理性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不经常排除科学理性就不会有科学进步,科学的发展就在于不断吸收非理性的东西,神话、偏见、幻想、巫术、宗教等都应该进入科学。库恩否定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合理性标准,他把科学发展看作是常规科学与非常规科学交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前后相继的理论或范式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的选择和淘汰并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理论选择的最高标准是科学共同体的赞同。在两个不同范式下进行的常规科学研究相当于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的工作。依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观点,一种范式(或高层背景理论或传统)为另一种所取代似乎没有客观的、内在的理由,因为根据不可通约性论点,被一个科学共同体当作理由的东西与被另一个科学共同体当作理由的东

西是不可通约的；科学发展中前后相继的两个范式，在内容上不可比，在逻辑上也不可通约；由于范式或高层背景理论的自上而下的决定性作用，在两个不同的科学传统中，科学的一切方面，如术语、理论、方法、观察、事实、标准有不同的意义，因而无法比较。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割断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否认科学的进步，甚至有否认任何科学知识的倾向，按这种观点，科学知识似乎变成了建立在完全任意的基础上的东西。因而，这种观点是现代相对主义的一种“令人惊讶”的特殊形式。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都遭到了有力的批判。

预设主义或不可违背性论点受到了来自哲学、科学和科学史三方面的冲击。在哲学方面，皮尔士和杜威首先批评了本质主义和必然真理的学说，坚持科学是永远变化的观点。M. 怀特和奎因也否认有基本真理和必然真理存在，认为科学是信念的集合，其中没有一种信念会免受修改或拒斥。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论点：我们当作必然真理的东西不过是我们玩弄“语言游戏”的一种功能，是我们当作参与其中的“生活形式”的一种功能，除了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外，并没有必然和基本的真理。另一方面，科学发展本身也驳倒了有所谓必然的不可修改不可抛弃的真理存在的观点。比如，关于一切终极原因必须由运动着的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的观点，关于欧几里德几何学不可违背性思想，关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必定是决定论的论点，这些过去都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现在都已被违背，甚至被否认是真的。“新思想已被引入科学，它已远远超出我们所能预料到的任何东西”，“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情况表明，看来有理由同意，我们认为是必然的和不可违背的任何东西都必定是可疑的，科学思想也不能受任何思想的限制”。第三方面是，科学史的研究结果已经指出，科学已经经历了根本的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

现在新的科学事实的发现和观念的确立,而且还扩展到所使用的方法论,扩展到合法与不合法的科学问题之间的区别,什么是可能的或正确的解释,什么是观察甚至是探索的标准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表明,科学中不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存在原则上可免受修改或摒弃的东西:无论是所谓的事实、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还是像某些据说是可免受修改的一组“元科学”概念中的科学定义,统统都是这样。^①

与预设主义更多地受到历史的批判相比,相对主义被指责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来自各方面的对相对主义的批评指出,相对主义至少在两方面陷入了困境:第一,它在自我参照上是不一致的:如果要为相对主义辩护,结果就是放弃相对主义。Siegel于1987年指出,相对主义排除了确认真理、正当的理由、有争议的命题的认识论的价值以及理论的可能性,也就排除了确认相对主义自身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相对主义的观点,“我所看到的世界对我来说就是真的”,那就没有任何一个命题会在认识的充分性检验中失效,也谈不上这个命题是错误还是正确,即,正确的理论、真理、证据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相对主义自身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换言之,相对主义的观点及其辩护要求有一个能使有争议的命题和理论得以确定的中性尺度或标准;同时,相对主义又否定按照这样的中性尺度评估的可能性,于是,相对主义原则不能得到一致的辩护,除非放弃它才能为它辩护,它陷入了根本的自相矛盾的困境。相对主义的另一个困难是关于相对真理的观点。一个“对我是真的(或对于我们文化成员

^① D.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411

是真的)”的断言容易被理解为就是我(或我们文化成员)所相信的断言,而不是被当作从属于某些特殊形式的真理的命题。如果相对真理的观点是这种含义,那么,它同样陷入了自我参照不一致的困境。

相对主义最后归属于绝对怀疑主义。绝对怀疑主义绝对地怀疑一切事物,认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现象,但是现象是靠不住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值得怀疑的;它怀疑人类的心智有能力获得知识、有能力把握真理、有能力做出确定的事情。绝对怀疑论的命题往往是极端的、站不住脚的,被认为是荒谬的。但相对主义却没有令人讨厌的外表,其荒谬却不易分辨,而且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相对主义往往引人入胜,往往比种种形式的绝对主义(包括预设主义)更有市场,这并不因为它它是正确的,而是有着认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多种原因。首先,因为人的认识具有相对性,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判断是相对个人的经验、特定的背景和一定的文化环境而言的,认识的局限性容易滋生相对主义。其次,相对主义似乎总是一种避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它总能避开一些难题,在激烈的哲学讨论中给人以轻松。最后,在西方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不仅社会可以接受,而且没有一点政治危险,这也是相对主义比非相对主义更容易流行的有利因素。

二、夏皮尔的研究目标和路线

夏皮尔把逻辑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种种对立概括为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矛盾。

由上述可知,对于寻求知识的解释和说明,无论是预设主义还是相对主义的论证都是不成功的。所以在两者中任择其一的路行不通。那些彻底批判预设主义而选择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对

寻求科学知识的事业作出了倾向于否定的解释,而有些哲学家鉴于相对主义的荒诞,又把这种或那种不可违背性论点作为避免相对主义或怀疑论的唯一可能的选择。夏皮尔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要同时批判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过激之处,以某种新的方式来解释和说明寻求科学知识的過程。这种新的方式就是对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避免或超越,是一种基于对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既批判又保留。在夏皮尔看来,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有致命的弱点,作为哲学立场和结论固然不可取,但两者也有长处。相对主义或怀疑论优点是,它可以揭露人们在理解求知过程和知识本性方面的不足之处,它可以正确地反对那种夸大人类理性的极端理性主义态度,反对独断论,它还可以告诉人们,环境在获得信念和知识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夏皮尔主要以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作为他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具体对象。在他眼里,被看作是预设主义的逻辑经验主义与被看作是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库恩、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至少可以提醒我们,科学中的一切,包括概念、理论、方法、目标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对科学的研究必须关注科学内容的变化,相对主义能做到的这一点是任何预设主义者都做不到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自始至终试图维护科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坚持科学知识的可获得性观点,尽管他们对科学和科学知识作出不可违背的种种结论,尽管通过这种途径不可能达到最初的目标,但他们关于科学客观性和合理性的见解,在相对主义蔓延的今天却是难能可贵的,它鲜明地反衬出相对主义的缺陷。由此看来,这两个对立派别的见解和困难具有互补性。夏皮尔认为 he 可以利用两者的互补性走一条新路:既不依赖任何形式的不可违背的命题,又不落入相对主义的老臼;既说明科学事业并不从属于某种不可违背的前提,又把科学(或更

普遍地说是寻求知识)解释为合理的事业。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抛弃预设主义借以满足经验主义的最初目的以及说明求知事业的客观性的那个纯粹的尚未解释的“被给予”(“given”),即完全不受理论影响的“观察语言”;可以研究预设信念、预设信念的选择、预设信念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范围和特征,并且根据这些作用来重新解释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科学知识的可获得性,同时又不歪曲科学和科学史。通过这条途径,他试图建立起一种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新科学观。这两个条件是:

第一,“科学的各个方面——例如包括迄今已被区分的观察、事实、理论、方法、标准、元科学概念等等——原则上都是可修改的,尽管它们实际上不一定被修改”;

第二,“能够对它们进行修改是根据某些理由,这些理由基于我们从事科学事业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①

夏皮尔说,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就避免了不可违背性论点,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则避免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在他之前,多种哲学传统都认为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夏皮尔的目标就是要做到这一点,他要以他的哲学理论,对科学及科学知识作出非相对主义的又具有合理性的解释。

夏皮尔把合理性理解为理由以及理由与根据理由而得到的科学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理由”概念上,科学合理性的转变为有关理由的问题。它可以归结为以下问题:如果我们不作这样的假设,假设存在着衡量什么是“理由”的超科学的、无可改变的高层次的标准,我们能否理解,(1)科学

^① D.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414~415